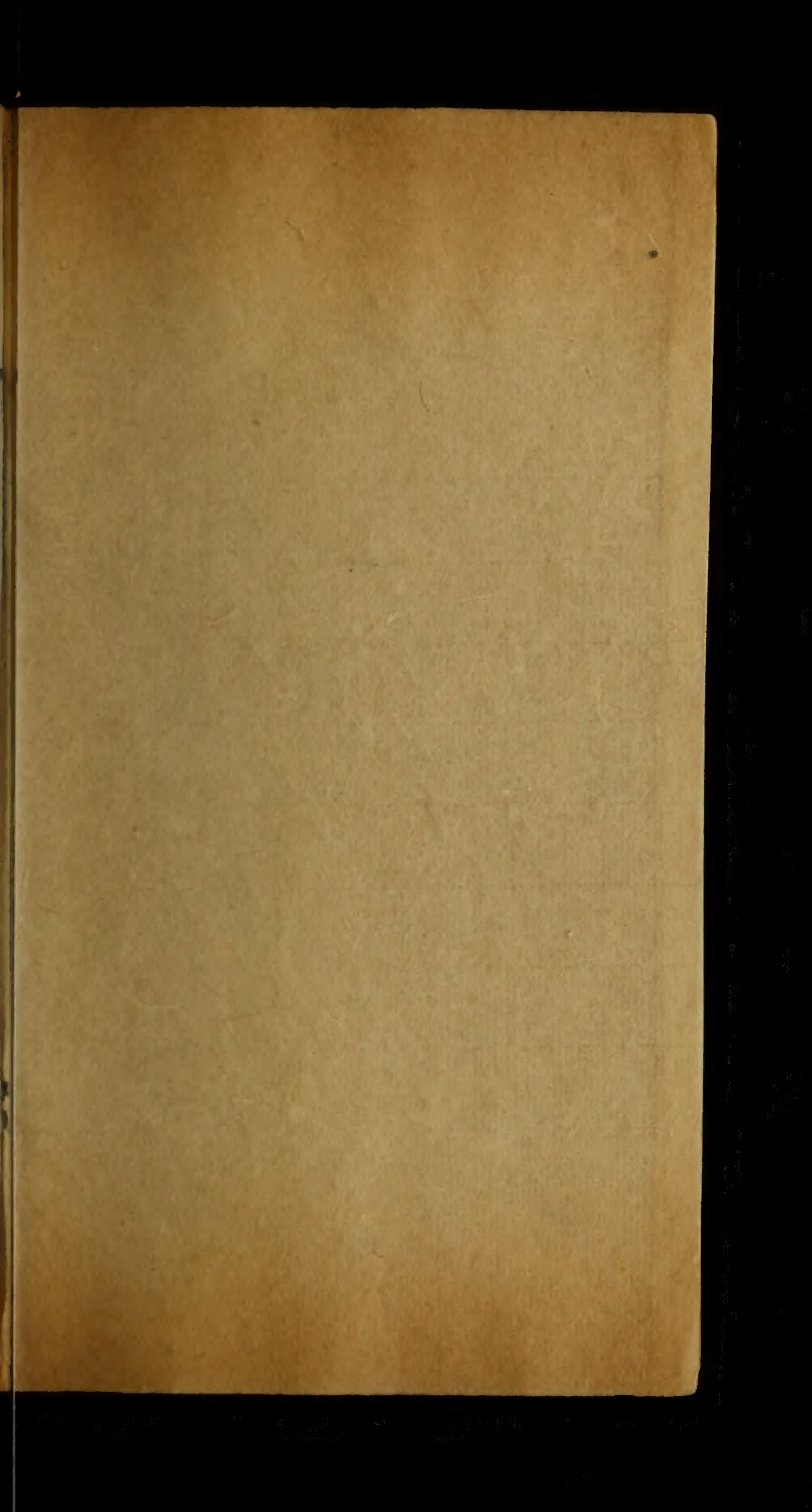


# 七修類藁卷二十二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 辯證類

### 宋陵遺骼考

宋陵遺骼事輟耕錄載唐玉潛林景曦爲收諸陵之骨而瘞之其事蹟必實葢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發陵則庶事草創而妖髡肆惡各人著傳之明白也惟辨其詩之相同或傳訛爲二及冬青樹之不可移於永嘉也又引癸辛雜志云至元乙酉楊髡發宋

諸陵以理宗之首倒懸三日而失之陶則辯其丙子
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不
知雜志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爲名因發諸陵取寶
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眞而羅陵使所收必
多也蓋羅郎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予又嘗
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
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摠攝楊璉眞伽與丞相
桑哥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請奏如二僧言發諸
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

以爲飲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沒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據此則又決有斯事意其發則發蕤自蕤蕤於永嘉者無也而羅之火化者必多焉理宗之首亦必然矣但輟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雜志不同疑以爲無近墨談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

年月辯以周草窻正當宋末元初之人紀之必真此則甚爲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錄於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況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異然年月却又相同此則必不疑矣甦骨化骨事子之所見或者決然

##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爲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爲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爲猛獸可乎或去

一字如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薯蕷爲山藥已矣或拆其一字如晉高祖諱敬瑭拆敬字爲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搆勾鉤苟皆避之仁宗諱禎愼貞徵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脩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叙爲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

至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
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
近人情不知韓文游勢秉機之諱矣後人避前賢之
諱亦理也如元稹改陽城驛爲避賢驛可矣鄭誠改
浩然亭爲孟亭已覺有礙以至皇后家諱僭王父之
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華改華州爲泰州章憲
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爲同判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
改戊己爲武己楊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而於御史
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眞可笑而可尤者也

況古人避諱改字又有義焉如司馬遷父名談改談爲同漢帝名莊改莊爲嚴殊不知談莊古與同嚴一音所以取也豈後之謬哉昨吾府知府名仕賢而照磨亦名仕賢予曰改於僉公座時似有同名之嫌乎照磨曰嘗欲改之太守以今朝廷尚文忌二名之嫌汝父命之今爲長官改之可乎因知今之過于前代

## 海紅花

世俗每云紛紜不靖爲海紅花今人不惟不知紛紜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紅花吾友王蔭伯家有一本即

山茶花也但朶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蓬蕤不見枝幹眞可謂紛紜不靖也自十二月開至二月故劉菊庄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又世傳一種寶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極紅而葉極綠間雜甚可愛也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詩有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今寶珠乃都勝粉紅者爲玉茗大朶爲山茶小朶爲海紅矣若格物論所載其名尚多然耳目所接不過四種觀其論曰皆粉紅色是

耳惜楊升庵於丹鉛亦曰未詳爲何花

考古圖

鐵圍山叢談載考古圖乃李公麟伯時所著今考古圖乃呂大臨者意元豐至元祐年旣不遠大臨亦非盜人之名者況有蔡條之序可證或另有一書不可知

坡居差記

深雪偶談紀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爲之買宅坡卜吉入居有日後同邵行聞老嫗之哭而問之嫗曰

百年之宅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遷徙故泣也遂焚券還之然既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遷徙耶即使上文言差跛翁故不識賣主矣卻不識耶卻或不識其老嫗矣不識其居耶且卻又推扉而見老嫗何茫然亦若跛惘其泣而問耶前後文義乖錯言非遺逸事必紀悞無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國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經各有師承或尊其師之所傳或因其地之所傳以成一家之學故字

有不同也如伏羲一人也而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歷志作炮犧通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宗師揚子問道班固東都賦皆作伏羲揚雄傳作宓犧後蔡邕張衡傳作羲皇荀子成相作伏戲前漢作宓戲嗚呼一辭也漢五行志作烏嘑孔光傳作嗚呼董賢傳禮記大學並作於戲詩烈文作於乎如萱草一物也毛詩用諼字韓詩外傳嵇康養生論用萱字阮籍詠懷詩用蘐字說文用藼蕿萲此三字至於後世俗儒往往訓釋又差者秦呂朝宇譜故云案五方

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相通曉者毋足怪也許慎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愈廣率皆兼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惟觀許慎說文解字可以槩見

蔡京詞

予舊讀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只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調亦不成語況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

爲之也後見宣和遺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讖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漫繁華。到此翻成夢話。

釣齊澤耕富春訛

予讀漢嚴光傳曰披羊裘釣齊澤中後不屈歸耕富春山今以釣臺在富春恐非也故嘗考其事起於梁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平

可坐十人名爲釣壇成於唐梁肅釣臺碑曰過富春訪先生遺跡則釣臺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後人遂名今閱其地兩石對峙自水至石數十丈高也野王所志不言兩臺對峙而曰石平可坐十人是止一處耳則左右之石將孰是耶梁范二公又因野王之志而爲碑爲祠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考索急欲祟尚高節遂以其地似臺之石而志焉故宋程準有詩云高臺豈是釣魚處要與人間學避名正此意也又嘗考朱之輔廣云孫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既爲先

生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所爲紀於頹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山巔求之深谷谺然開爲平疇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袤二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主名則爲勢家所有公欲捐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浩嘆元黃溍有記云是時齊爲郡而非國遺跡漫不可考據是二說則臺處誠耕之地釣處不可考矣又豈非一明證也歟

小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恠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廻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閭閻淘眞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

古今註

幼惟知崔豹古今註後知伏虔亦有而日華子又推

廣雅註者亦同名張顯又有古今訓故釋書文多不同

殿名

殿名多取尊崇字樣然光武時車駕入洛幸却飛殿馬廖待罪銅柱唐太宗宴五品於飛霜皆非似殿

㕮咀

本草序例上㕮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令均故字從口謂此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如㕮咀吹者之調和也其文亦易曉臣禹錫等看詳㕮咀即上文

細切之義與唐註商量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含味之意亦非此葢又不與韓文含英咀華同也

蘇杭湖

諺曰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解者以湖不逮於杭是矣又解蘇在杭前乃因樂天之詩曰霅川湖州殊冷僻茂苑蘇州大繁雄惟有錢塘郡閑忙正適中之故予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解者以白詩證之錯矣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並蘇自春秋以來顯顯於

吳越杭權入宋以後繁華最盛則蘇又不可及也觀蘇杭舊圖舊事可知矣若以錢糧論之則蘇十倍於杭此又當知

宋駱詩

杭靈隱寺鷲嶺鬱岧嶤之詩乃唐駱賓王集中所載然有一二字不同不能別其爲誰所作獨劉文安定公之集云初起二句乃宋之問詩宋吟之而久無下韻賓王隔壁即吟續以終篇之問大駭明發求見則遁矣是知一首二人成之故兩繫焉世所傳誦者如

此然太平廣記又載宋之問於靈隱夜吟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不知何人有識者曰此駱賓王也似此駱則二句矣予又見一書云之問正吟遇老僧於殿燈之間應聲成之後知賓王據後二書兩人皆相見矣平日素知不應又有何人之問及劉文安之說也若只文安廣記之說後世又不傳駱之爲僧也詩亦未必各繫之也書俟博識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錄出但如崧烟針碁栖笋飢个等字

世每以爲省筆者不知反是古字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僞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爲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渠叟北中幽都漢貳師將軍

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眞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耒聞有所謂仙桃瑤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爲辨而反欲躋之祀

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也乎

禹碑釋文

禹碑釋文楊殿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遊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釋之似雖有人心之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僞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釋之耳如蔽廬山紫霄峰刻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

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欠釋及以此二字
楊曰非古文語似矣予意楊釋爲久旅尤非古文語
蓋志家即久旅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耳故擬其
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於左
仍以二公所釋各註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
禹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季彭山諸
說在焉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州楊曰降沈曰虞楊曰渚與沈與楊
俱日與發曰發沈楊俱鳥獸交沈楊俱曰之行沈楊俱曰門參身若沈曰
魚楊曰洪流沈曰他祈沈楊俱曰而明沈楊俱癸曰發酉沈楊俱曰爾與以

楊曰此楊曰久旅志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曰楊

長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褒勞錫曰餘沈楊俱伸經

亂塞昏徙南瀆沈曰暴衍沈曰昌亨沈曰言衣制食備萬國

道曰沈其楊俱寧竄沈曰舞永燕沈曰奔

不能爲人

令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爲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噲傳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孫皓荅人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濟問孫皓聞君在吳剝人面刖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者則如是濟時伸足局下矍然收之晉史綱目俱同獨少微鑑又改王濟爲賈充剝人面爲鑿人目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伸足收之則無也以是論之答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此之謂未可盡信也歟

鎮海樓

吾杭之譙樓即五代時吳越錢王之所建也名朝天

門者蓋瞻望於上以禮汴京故名之也後元改爲拱北子吊有拱北樓詩洪武初叅知政事劉公王公改名來遠術者張乘槎曰三日內主有哀喪之事至期王公之母暴卒劉公又以壓日紙邊坐罪于公乃延槎問故槎曰來字似喪字形遠字似哀字形也況遠字二點相續乃淚點也公命槎易之改名曰鎮海由其地也今不知者以成化間火過而改名非也

女人纏足蟬鬢

女人纏足起于後唐後主宮人窅娘蟬鬢始于魏帝

宮女莫瑱樹

詩句偶同

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兒家門戸重重閉。春色緣何得入來。唐薛惟翰詩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戸尋常閉。春色因何得入來。金石抹世勣紙鳶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為風乘我我乘風。同時黃諷題齊物堂亦云果蝶夢周周夢蝶。為風乘我我乘風。是皆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端疋大兩一字

今人凡以布帛一疋爲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按左傳幣錦二兩註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疋也二兩二疋矣藥方中一大兩今之三兩也蓋隋合三兩稱一大兩一字者卽錢文之一字蓋二分半也

、舍利

舍利子每每聞人曰某處殿某處塔有之又曰雖有之欲去卽去乃神物也予隣有比丘尼菴天順中一

尼坐化焚時燒出此物云如大虱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卽可引綴於上皆不知果否今攈數說于左霏雪錄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不碎弟子舍利鎚卽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鶖鳥之眼故稱云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

又因舍利之名故云予意舍利不過是釋家修眞煉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木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權曾試之欲去卽夫恐非也因未之見故摭數說于右

## 紙鳶

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爲宮中之戲者見李業傳而紀原以韓信爲陳豨造放以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於中以達援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線之

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并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於之而紙鳶之墜又可必在於援軍地耶其爲李業所始無疑俗曰鷂子者鷂乃擊鳥飛不太高擬今紙鳶之不起者曰風箏者乃古殿閣之簷鈴爾借以名今之帶絃之紙鳶也各有意義風箏風琴丹鉛總論辯之明矣

玉蕊即瓊花

雍錄辯梔子花即玉蕊花改之爲山礬者王荆公以其花葉可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之故野客叢書又

載揚州后土廟玉蕊花序文序文以玉蕊即瓊花也改之為瓊花者宋王元之更之也予意瓊花在宋極名之勝今作書與序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種則梔子江南到處有之胡為至貴而揚州者名傳今古耶及考楊志謂瓊花或云唐植今雍錄亦以玉蕊唐惟長安一株元白等賦詩貴重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間開時芬芳滿野高可數丈意即今之梔子干葉者耶但花大樹高如粉團爾不然何二書相符後世不傳惜江南不伐之為薪即折之為笆未能愛

護使高大也況生於陝移於揚汴在彼亦自爲奇矣
但齊東野語以色微黃似與雍錄一樹瓏鬆玉刻成
小有間也昨見宋畫瓊花眞似野八仙但多一頭九
朶簇成者然不知孰是



七修類藁卷二十二終

七修類稾卷二十三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比干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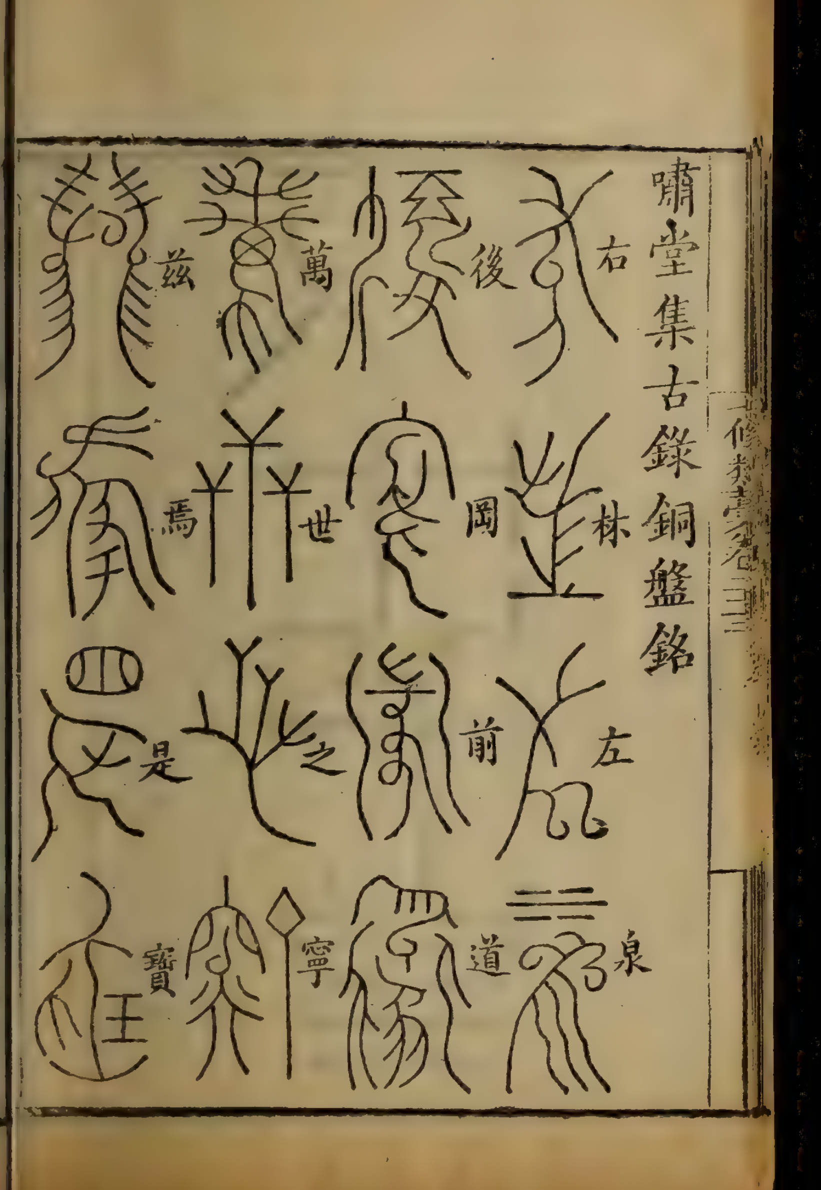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爲孔子書諒今亡矣見舊搨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爲古筆無疑秦觀以爲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

于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諒升庵不謬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巳為耕者所得不傳矣此外再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故宋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緝比干錄讀之又缺此隸字不識錄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謬記也且銅盤銘嘯堂集古錄并汝帖所摹刻者逈有不同證以三代欵識秦漢碑刻則嘯堂尚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若今所傳差識左右字本尤為可笑因摹三篆于左以

獻博古君子

殷比干墓

嘯堂集古錄銅盤銘



汝帖銅盤銘　釋同前

鍾馗

鍾馗起於明皇之夢唐逸史所載也予嘗讀北史有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事起於字也昨見宣和畫譜釋道門云六朝古碣得於墟墓間者上有鍾馗字似非開元時也按此正合其時葵字之訛恐如薛仁貴碑實名禮而傳寫之謬又如十八學士之類歟存疑以俟博古

格古要論當再增考

格古要論一書洪武間創於雲間曹明仲天順間增

於古水王功載考收似亦博矣偶爾檢閱不無滄海遺珠之嘆若琴論後當入古筆管淳化帖後當收譜系一卷珍寶門欠楚母綠聖錶異石類欠大理仙姑異木欠伽藍香古銅中欠古鏡術刀等錢雜考欠剛卯紙論欠藏經箋且珍寶後當設一羽皮如狐貉孔雀翡翠豹兒之類而文房門豈可不論宋元書刻至於博古圖中之器各省誌內之刻又一考之必尤有所增也

僂儸

俗云僂儸演義謂幹辦集事之稱海篇訓儸字曰健而不德攄是二說皆狡猾能事意也然未見其出處昨讀五代史劉銖傳有曰諸君可謂僂儸兒則知來亦遠矣

・輪扁管仲

莊子載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釋椎鑿問公曰所讀何言公曰聖人之言扁曰古人糟粕耳公曰輪人安得議乎有說生無說死扁曰以臣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手而應之心口

不能言古之人死矣君所讀者糟粕耳又韓詩外傳載楚成王讀書殿上輪扁作而問曰君所讀何書成王曰先聖之書扁曰以臣輪言之規爲圓矩爲方此可付乎子孫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不可得而傳也則凡所傳糟粕耳然二文不同而義則一但楚成齊桓未知孰是予意莊子尚近韓則漢人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何如云云盡管仲遂卒此管子書之言也劉向說苑又曰鮑叔死管

仲舉上衽而哭之泣如雨下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仲曰非子所知以管子所載則鮑叔死在仲後而說苑又言鮑叔前死矣予意尚當從管子蓋劉向傳聞之言也

## 三傑四傑

世知張良蕭韓爲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說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時號三傑宋程顥爲鄠縣簿張山甫爲武功簿朱光庭爲萬年簿關中號爲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爲四傑而不知宋

之韡范富歐亦號四傑見范文正集序

聖賢鬚目

國朝何侍郎孟春餘冬序錄載黃伯固曰偶考聖像無髯惟宗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而天下王侯不以此少其敬予嘗讀其書文非此意而伯固之言不知何在但孔譜中吾夫子四十二表形容盡矣鬚多如此而獨不言者得無疑乎或伯固之言有據也又讀朱子文集見其答林德夫劉季章等書云今左目已不可治又頗侵右目矣又曰左目

已百右目亦漸昏數日矣紛紛言左目失明處多也今年譜但言有足疾而不言目疾此誠闕典也大聖賢之儀形寧有不知可以想像之耶至於建中靖國間例復舊官山谷有詩十首其一為東坡云陽城論事蔡嘗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眞學士喚取儋州禿鬢翁則知坡老無鬢髮矣又其妹戲坡曰欲扣齒牙無處覓只聞毛裏有聲傳則多鬚矣因亦附記耳

郭張不當錄

滁陽王之子某雖同太祖取和州而戰没張天佑亦同太祖取和陽太平分築其城敗元太子平章等然彼時滁陽尚在爲主事屬滁陽郭張并我太祖不過俱在其麾下耳二人無一事曾受命於太祖也何可入功臣錄中

## 烏尨

詩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爾雅曰尨狗也然尨字今俗讀龍字非也唐武后時藥王韋善俊有犬名烏尨盎黑狗也元稹韓致光詩皆有烏尨語今人以

張然殺奴事得犬之力遂以拜犬爲烏龍郎爲龍字尤可笑

懛子秋風

蘇杭呼痴人爲懛(歹字平聲)子畀見人又或書獃騃(音呆)二字雖知書如杭徐伯齡亦以懛字爲是予考玉篇衆書無懛獃二字獨騃字說文云馬行仡而韻會云病也癡也凡痴騃字皆作騃獨海篇載懛獃二字亦曰義同騃字是知懛獃皆俗字也嘗聞小兒云阿懛兩落走進屋裏來又讀程泰之演繁露鄭獬字毅夫守

江陵作楚樂亭記有頌云我是蘇州監本獃與爺祝壽獻棺材近來髣髴知人事雨落還歸屋裏來又知亦有來歷又俗以干人云打秋風子思不得其義偶於友人處見米芾札有此二字風乃豐熟之豐然後知二字有理而來歷亦遠

世說新語記事多謬

蘇峻之亂因庾亮輕下詔徵之既而下石頭朝廷傾覆亮奔溫嶠嶠勸亮見陶侃蓋時起義兵而衆推侃爲盟主也侃意正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猶豫不敢此

事重出其一曰溫云溪狗我所悉知卿但見之因而陶見庾貌丰姿神爽遂改觀歡宴終日一曰卿但遙拜保無他也陶見之不覺釋然殊不思陶乃尚事功而厭清談飲有限而鄙時流者豈丰姿神爽使能改欲誅之意且得歡宴終日耶又使遙拜保無他亮亦天子以下一人此言輕可語之耶陶傳自云庾詣拜謝陶曰元規乃拜士行耶此足以見其實也況二條自相矛盾若望蔡是謝琰居官地名註爲琰之小字琰之小字末婢也王敦與錢鳳謀逆夜爲王允之所

開允之吐被酬醮記爲王右軍者紛紛不一又如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王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文俱重出此類尤甚但此書以淸談奇譚高尚穎敏之事爲主故多取於晉者似不作可也

四皓考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軹人泰伯之

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生甪欠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四人詳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欠名黃公更廓曰廣郡志又以黃公姓黃蘇州志又載甪里先生宅在太湖中今包山有甪里村是其處也予以索隱既引陳留志欠園公之名失寫也廓與廣同姓黃非崔文義顧也甪里既稱泰伯之後必蘇人或寓居於軹也或者又疑此四人爲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書即肯來耶是張良假之者也後不言之可知矣予又

意不應各書詳載如此而齊東野語復辨如彼東觀餘論又辨園當作圖最詳則向當有之也又北齊徐伯珍弟兄四人白首相對亦號四皓

船

舟之名多矣未聞有舟之神名梁簡文船神記謂名鴻耳北戸錄又呼為孟公孟姥古有輯濯丞印輯濯舟官名

漢字會意錯

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云意猶言頻煩

世以尊重會之偃蹇相如子虛賦掉指撟以偃蹇今註曰委曲貌世以不得意會之皆誤矣乾沒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師古曰乾音干遂以財貨干人而沒之又以干心沒入官也殊不知射利成敗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也陰重周仁傳其人陰重不泄謂暗容性重而不泄人言或以爲陰囊重大而不泄可笑可笑

諺語解

挑音兆踏取桔槹取水之義上以手挑而入下以脚踏

而出謂其輾轉不散亂也借人之難理會意邈音臘遢音塔海篇云行歪貌借爲人鄙猥糊塗意也[illegible]歇字平聲[illegible]音遮二字雖海篇亦不載今俗字集上有之謂作事軒昂太過之意予有雜字一冊乃宋刻也似此等語皆出宋時故山谷集中有雋音烈𡗝音挈𦺓讀拿上聲苴音鮮傝音塔㑳音甑銃充仲反䨻蕭遊反等字多謂蜀語也義皆如今時之解但傝㑳謂物不蠲也海篇亦曰惡也不知何意

措大爲秀才者以其舉措大道也

銷金鍋

吾杭西湖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仕女畫舫笙歌日費萬金盛之至矣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到今然未見其出處也昨見一竹枝詞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 銅柱考

銅柱漢馬援所立在交趾聞今石培其下唐南蠻傳云明皇時詔何履光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又史云元和中馬摠爲安南都護又建二

銅柱於故處著唐德以表伏波之裔五代史云天福間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共四次也太平御覽俞益期牋曰馬文淵昔立銅柱於林邑遺兵數十號曰馬流今柱沒海中賴此民以識故處水經注同據此則今所有必何履光馬摠者也故云復立故處希範者又在溪州矣若今大理府者乃錢柱也每歲民帖金以邀福故似銅此蒙氏所立又嘗聞有讖云銅柱折交人滅此必指伏波所立之地耳

## 詩文托名

昔宋太史景濂辨廉仁公勤四箴乃王遵賓之之作但西山愛此四銘特揭座右自趙松雪誤言爲西山之作世遂成訛也辯證甚悉今西山集第二十卷中果自言其所以奈何一訛之後雖名人學士不復知也如杜律虞註乃元季京口進士張伯誠所註今山西所刻七言註解黃海亭後跋已悉之矣剪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乃瞿宗吉撰也觀其詞氣不類可知矣香奩集鄞藝者非楊廉夫乃韓致

光之詩然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列誤亦列今
尚有未知者

堂帽唐祭

今之紗帽即唐之軟巾朝制但用硬盔列於廟堂謂之堂帽對私小而言非唐帽也唐則稱巾耳宗廟之路曰唐謂設祭於廟之中道故云唐祭非堂祭也

夫子貌似陽虎

子畏於匡註以貌似陽虎欠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蒙倛虎亦如蒙倛故也緯書以爲非貌似陽虎陽

虎家臣顏高後爲孔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欲誅之恐非也

孔溪不知詩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會飲歐文忠席上有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之詩孔溪談苑以爲似箏閙也且引韓昌黎赴燕裴度詩爲證殊不知韓詩亦有諷意如曰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正見清時乃可窮勝事也又如白樂天雪讌有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杜子美雲安陪諸公宴有萬國皆

我焉酬歌淚欲垂皆哀其樂以天下之情是孔溪不知作詩之義也

東窗事犯

岳武穆戲文何立閻酆都世皆以爲假設之事乃爲武穆泄冤也予嘗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窗事犯樂府杭之金人傑有東窗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蓑衣仙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矣與今所傳大畧相似張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峰勾幹恍惚入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

東窻事犯矣復命後因即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爲蓑衣仙也據此數人實有是事可知矣否則何鑄子孫世爲書香而羅汝楫之子鄂州一拜岳廟即不起豈非其證歟洋洋赫赫如此大事果無報歟若夷堅志載何仙無抑衙之說恐或遺之也

三國宋江演義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菴的本昨於舊書肆中得一本録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

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晁原亦有跡因而增益編成之耳

秦漢書多同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

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遊猶軸轉斛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洪容齋讀而疑之以管氏既自為書必不誤也何二子之語相似因而載之三筆欲細考也元人鄭元祐以賈誼新書多同大戴之篇意古或有是言予嘗記

憶所知者荀子勸學篇與大戴之勸學前面俱同或句有先後字有多寡乃大戴刊誤也禮論與史記禮書後段同樂論與樂記互有詳畧內中三年問即禮記之所載也哀公篇前半段即大戴哀公五義章也大戴三本一篇是截荀子禮論中之一段天地者生之本也五百言而史記又截五百言之後禮豈不至哉以下作自巳極言禮之損益爲禮書之結禮經聘義後子貢問比德於玉一段亦荀子之所有禮有禮運家語亦有之始則俱同而中後則未詳於禮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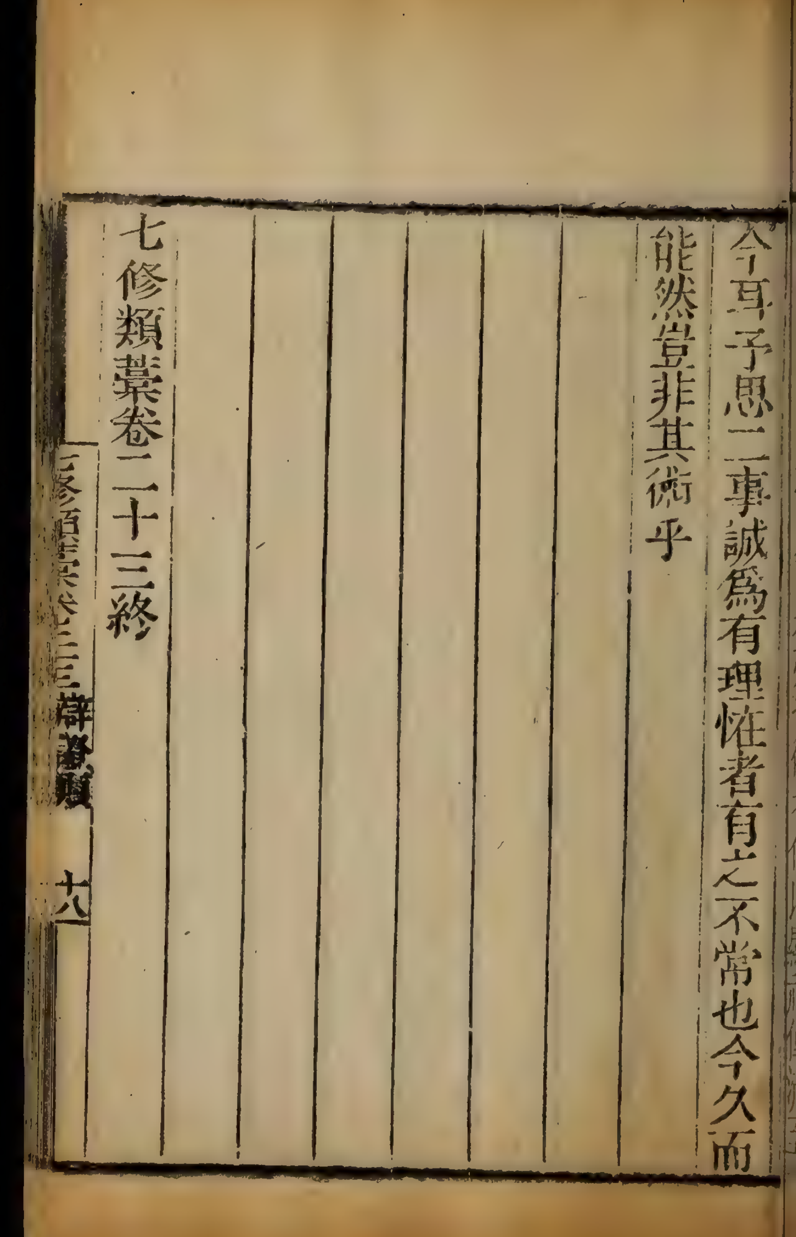
戴曾子大孝篇與小戴祭義同禮察篇與小戴經解篇同且又重出於賈誼治安策文王官人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新書保傅前一段千六百言無一字之不同大戴中則大戴增益三公三少之事末段胎敎幾二千言又無也但其中大戴說巾車之處新書却說懸弧之禮此則不同也然大戴揔爲一篇而新書各條分之家語執轡篇言人物之生數一段又與鴻烈解地形訓大戴易本命數百言相同列子黃帝篇言海上之人好鷗一段與呂覽精喻篇海上

之人好靖者全類戰國策楚宣王與群臣問答狐假虎威一事與新序並同但其後二十餘言不同二者所同皆不下二百餘言予嘗反覆思維豈著書者故剽竊耶抑傳記者或不真耶非也二戴之於禮記彼此明取刪削定爲禮經其餘立言之士皆賢聖之流一時義理所同彼此先後傳聞其書原無刻本故於立言之時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爲善或呈之於君父或成之爲私書未必欲布之人人也後世各得而傳焉遂見其同似於諸子百家偶有數句數

百言之同者正是如此耳此又不能盡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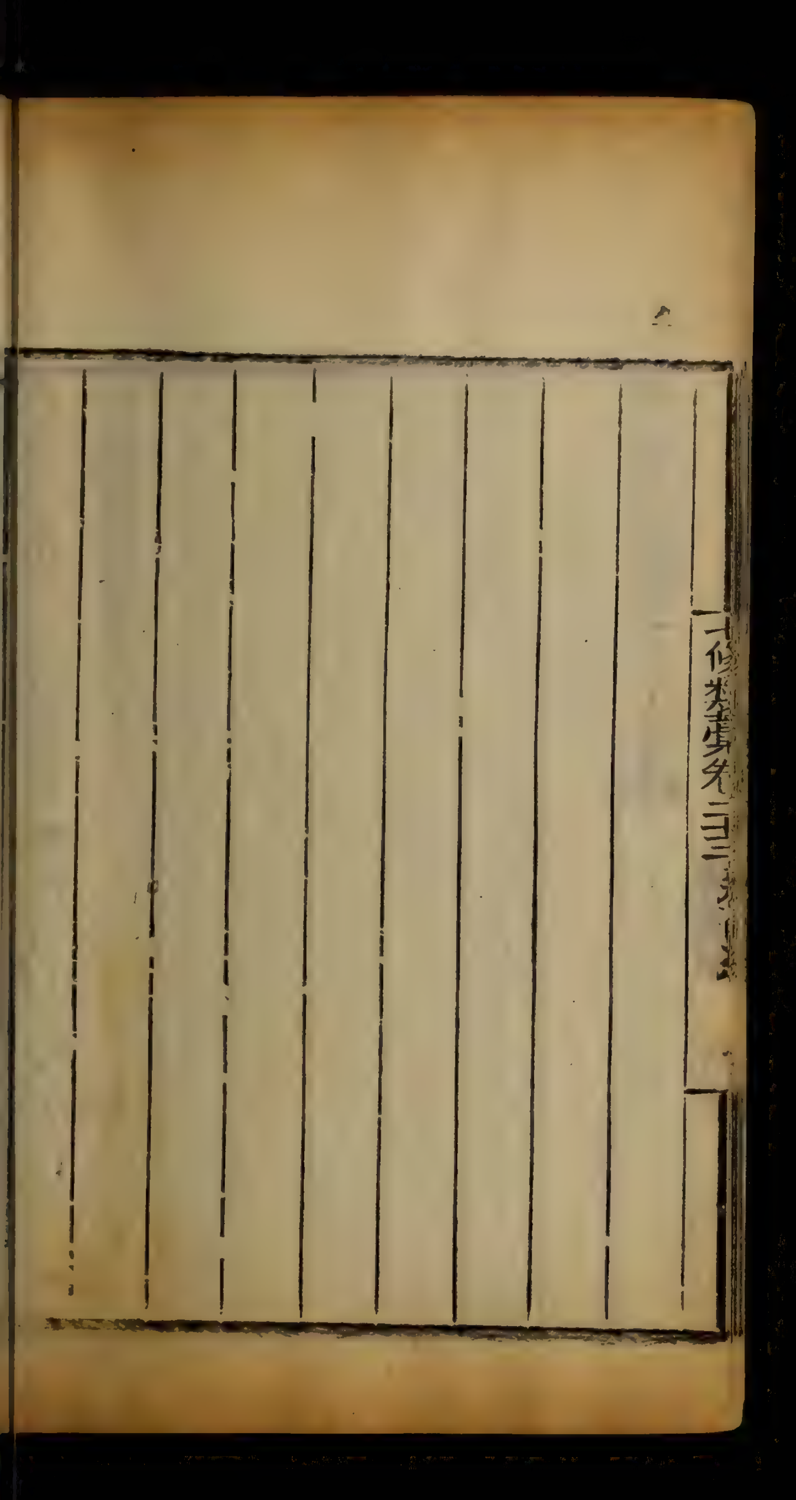
黃陵琴濟瀆物

四川黃陵廟有一琴殆如朽木匣於神前傳以爲魯般所造人以一指扶之輙能自行袁婭許郎中云此即運瓶之術葢道流假此以神施捨耳理或然也河南濟瀆廟神人有假貸貨帛財物者隨禱即出水面予家曾親得之如期還納復沉於水靈異甚驗也昨見都公譚纂云乃伏機耳洪武間山西張姓者曾倣其制爲之以爲客翫是亦巧術者作以顯神傳流至


今耳子思二事誠爲有理惟者有之不常也今久而

能然豈非其術乎

七修類藁卷二十三終



七修類藁卷二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牧牛圖

世傳畫有牧牛圖乃仙筆也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欄內殊無指實聞之者或疑或罔亦無定見不知此畫乃南唐後主所有獻於宋太宗太宗詢之羣臣皆莫知也獨僧贊寧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出昨夢錄據

此畫必有矣但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恐一時取辦應對云爾惜當時太宗不再根求昨讀邱至綱傻林機要其言似皆戲術要其至理亦若近是故聞人亦嘗試驗一二彼云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理焉蓋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之下待其乾焉則受此之精於墨矣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淚難得未試耳書此以待辯博

飲器

飲器韋昭以爲椑榼晉灼以爲虎子之屬顔師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也子意二字原出張騫傳其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葢胡人得帝王榼卽今之匾榼虎子便溺之器故顔說爲是也近時人又以貯酒之器謂之急須亦止爲一飲字訛之殊不知古人以溺器爲急須乃應急而須待之者反又不知其義可笑又枝梧謂不能主也屋之小柱者枝屋之邪柱者梧故項羽斬宋義諸將莫能枝梧是也

今人以推調哄人曰支吾乃音同而字義不同也

書竹一法

韻語陽秋嘗曰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然即近代論之如戴進呂紀周臣輩畫亦神品未見其能書也第宋元以來惟善畫竹者必能書若東坡與可仲圭仲昭是也故子昂有詩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知八法通本朝王紱亦曰畫竹之法簳如篆枝如

草葉知真節如隸一二言信諸

、郎稱

乎嘗因已姓之少而思古之名人稱郎者衆矣因略具于左備記問之一也漢鄧通爲黃頭郎吳周瑜稱周郎晉桓冲名買得郎謝道蘊稱夫王凝之爲王郎何晏稱粉郎何郎王僧辯稱鮑泉爲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斅曰江郎劉顯甫曰劉郎劉禹錫自稱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邢邵呼袁聿脩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

沈約曰沈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䖍曰宇文三郎
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崔徽名緇郎元結名
漫郎錢起曰錢郎安祿山稱李林甫曰十郎程元振
曰十郎蕭悅曰蕭郎蕭嵩與梁武帝亦曰蕭郎五代
王審知曰白馬三郎後唐稱石敬瑭曰石郎王溥呼
子祐爲二郎王安石小字獾郎謝瀹稱柳渾曰宅南
栁郎朱熹小名沈郎徐憲人稱曰鳩郎楊延昭善戰
虜人呼爲六郎

表字不同

國朝大學士解縉江右人也詩文字書迥出一時有李白風才任公亨泰作其文集序曰薦紳其字也楊公士奇作墓碣名曰字大紳世人皆曰名縉字縉紳嘗見其圖書亦然此不知何說豈相訛一至於書金石刻耶

刀劒錄缺

陶弘景之作刀劒錄以其刀劒小事記者不詳遂使精奇湮沒故特記之甚悉自予觀之遺漏甚多顯顯名世若舜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

辟刀六名靈寶含章清剛揚文質素龍鱗其於劒也周之錕鋙吳之屬鏤楚之干將鏌鋣越王所帶者步光匽冶所鑄者五柄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魏之飛景流采華鋌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人耳目不可鈌也以至列子之三劒含光承影霄練孫權之六劒白蛇紫電辟邪流星青龍玄蛟唐武庫之四刀儀刀鄣刀長刀陌刀紛紛種種豈特過半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明矣

霤字

史記漢景帝後三年十二月晦靁徐廣註曰一作晝又作圖未詳墨談云疑靁雷字之誤十二月晦日而雷紀異也此說固是但不知靁字古文非誤也惜徐廣亦不識耳近時所刻古字便覽收亦廣矣然止得靁𩇓靁䨓雷五字又未有前字也

五株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非也且五柳非彭澤時所栽用之誤矣又引苕溪漁隱論沈彬不當用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之

句以子論之沈之用事固似有碍若陶公旣號五柳又曾爲彭令人品詩章高出千古用以美縣令亦自穩當何謂五椰非爲令時所栽也若欲刻舟求劒是非作詩之法祇是論理耳此東坡所謂小兒强作解事者

一解一章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解又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葢卽古人之一段義終則於瑟上解一柱馬也又一段則又解一柱馬耳詩

之曰一章幾章者蓋說文音十成章十者數之終詩畢亦樂之一終也故曰一章

僧衣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苾蒭元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見馨香又薩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過鐘鳴飯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珈僧今應僧衣葱白也

舉子問試題

予嘗疑宋時舉子秋試皆得詣考官而問題意若桯史所載沛然兩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唐制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出處也或以己意立之故舉子皆許進問謂之上請至宋亦循故事景祐中始詔出題必在經史禁其上請耳

南北京東西都

京都二字皆大也總也之訓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天子之居曰京曰都但東西南北曰京都者葢天下

以洛陽爲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爲東都宋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爲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眞宗時建其名以其在汴之南北京大名府仁宗建也以其在汴之北今我朝之稱南北者又自以二都之地相去云之耳

## 唐雙名美人

元稹妾名鶯鶯張祜妾名燕燕柳將軍愛妓名眞眞張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惜惜錢塘楊氏曰愛愛武氏曰賽賽范氏曰燕燕天

寶中貴人妾曰盈盈大歷中才人張紅紅薛瓊瓊楊虞卿妾英英不知唐時何以要取雙名耶

・霓裳羽衣曲考

霓裳羽衣曲舞不傳於世久矣雖學士知音之流亦徒求想像而已予以讀過詩書有關斯曲者會萃成文並註于左其舞律呂節奏庶亦可知過半矣按明皇遊月中見仙女素衣奏樂極妙記其音歸而製之漁樵閒談云與羅公遠遊回令伶人作鄭嵎詩註與葉法善遊歸於館中寫其音會西京節度使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合二者而製名

爲霓裳羽衣碧雞漫志云爲創於敬述潤色於明皇沈存中云用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楊曲爲腔諸書皆同其音屬黃鍾其調屬商見前漫志沈存中亦引辨爲商調其譜三十六段見源成集其奏樂用女人三十每番十人迭奏而音極清高見齊東野語樂天詩亦曰由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其舞服之飾樂天詩曰虹裳霞帔步搖冠鈿音纍纍珮珊珊奏曲之數白詩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曲中長引聲但漫志云飾奏有二十二遍餘皆同惜文人往往指爲亡國之音如杜牧詩曰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故棄而不傳然周草窻述之眞有注雲

落水之意非人間曲也見齊東野語予因摘出以告知音者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成叙鮒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巳之事爲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巳著書賦附於卷末爲之連叢上下篇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爲卽咸僞作葢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答子據闕里誌云子思曾子弟子逮事仲尼則亦或有

其言也其曰僞書則無疑矣何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見於中興書目二也其言先世俱稱子上子高子順於巳之篇言巳多矣復曰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巳當云者三也其中論行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牽強之解使當時朱子以爲然耶寧不即取夫子之言肯復爲之解乎四也以子思年十六至宋爲宋樂翔之徒圍之遂作中庸子考子思稱繆公欲用爲相不受適衛不仕反魯教授其徒數百疑此時作中庸也况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

者依於史記謂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之一句遂不各句分解而謬從之五也末後叙世一篇尤爲謬亂以孔安國爲孔茂所生孔驩又加爲孔仲驩六也夫孔臧漢武時人孔季彥後漢安帝時人臧何知數世之後事七也乎又以爲僞固僞矣或者非咸所爲其註豐生子和之處以爲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不稱名而稱字然則歷稱某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喜字仲和亦非子和苟咸有心僞爲亦必考其譜志况咸亦名人學士未必苟且如此必宋子以後之人爲之

也但其書論說高遠不雜奇怪于上以前之言似有聖賢氣象子順以後之言似多縱橫之家必亦善爲書者之作歟

韓文失處

韓文明水賦曰明爲君德因所以名焉予嘗讀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天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則是因取日月故曰明非取義於君德也又與馮宿論文書曰子雲豈與老子爭彊而已乎取侯芭以太玄勝周易夫老子猶龍而道德五千言無往而不可

取今許其人過老子書似周易則不惟不知揚子是亦不知老子也讀墨子又曰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夫賢賢乃子夏也四科乃門人所分亦非孔子以此爲進褒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必挽而同之可乎是猶以孟子與荀子同道者也及與孟尙書云秦滅漢興且百年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夫漢惠帝四年除挾書之律矣上遡高帝元年纔十餘年耳其不考亦甚矣雖然豈非因文之盛而不暇深思以致此耶石守道有曰吏

吾爲安國疑必有譌字也後聞何燕泉先生改註家語意其必已改正明白得而讀之其於缺畧者補之舊註之庸陋者易之而他書所載爲家語者則又別爲外篇可謂深有功於聖門矣然吾之所疑彼猶在焉又未嘗不扼腕而三嘆焉昨見魯齋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書割裂織成之耳然後知其所序若是而孔衍之序意亦王肅自爲也故已序遂不言在孔壁事耳惜燕泉未見王考徒爲悵悵有力者梓其

文附於何序之後使後人有所考云餘意見事物類

六紫芝

唐元德秀字紫芝魯山令也宋趙師秀字紫芝溫州詩人也同時又有俞紫芝字秀老亦詩人俞紫芝之字無本少遊爲字說者元蔣惠字季和號紫芝山人俞和字子和號紫芝生同時皆能書者也然六人皆以紫芝或爲名爲字爲號而又皆以秀和成意人多悞記故錄出

文文山

郜原道原仁原毁行難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晉春秋楚檮杌

晉文春秋楚史檮杌二書不著作者姓氏元人吾子行以謂一日併得之也金華宋景濂王子充直以爲子行所作然無據也予考漢唐晉宋之史書目未載焉此則子行所著無疑

旅忽二字

舊讀季氏旅於泰山之註曰旅祭名及旅酬下爲上

註曰旅衆也以爲旅字必有二訓後見韻譜方知祭名之旅當從示旅酬之旅却從方𣃘 因增韻中誤起遂傳寫訛而爲一又忽然在後是忽焉也故本朝須書史記孔子世家高宗石經皆作焉字此雖非若旅字之差而同文之責者亦所當知

家語非孔安國所爲

予嘗疑孔衍序家語乃孔壁所藏安國所爲其後王肅序之尤詳何無一言之及孔壁事其曰元封時吾仕京師云云却又是安國言語何已爲序之而又以

墨談辨文山公嘗爲相也死日續綱目止書少保樞密使信國公者程學士據黃文獻公番禺客語好異之過辯證紛紛惜少證公自書丙子正月十八日午時拜相之詩尤爲親切墨談又據文傳補遺引公祭妻之文則歐陽夫人死於公之前據續綱目收公屍事則夫人又似死於公後不能的從予細考而思之景炎二年公與夫人爲追兵所迫至空坑夫人與佛生柳娘環娘皆爲俘虜至燕留東宮公死之日夫人得令旨收屍後隨公主下嫁逮大德七年得公主懿

旨還鄉臨終時問浣婢索舊香囊曰此落齒時得之父母者持祭文曰此得之丞相者吾死懸之心前將以見吾父母吾夫於地下爲無愧也已上出指南錄末鄧傳註不獨如是紛紛事蹟年月日時可證但夫人旣陷而公被執音信無傳不應哭妻祭文又得至於夫人也予意公與夫人間關阻難之時必已同約死節矣特先書以與夫人使勵其志若自爲之贊亦前寫具衣帶之間此更墨談之欠考是則前乃續綱目之非後則續綱目之是若啽囈集云張千載訪夫人於俘虜使焚公屍褁骨回付公子事眞糊說也

# 五侯七貴

五侯七貴人知其爲漢世者然不知其人也多誤以金日磾七世內侍或以張安世七世顯官名爲七貴又以王元才王鎰才王顯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五人爲五侯耳殊不知皆后氏之族西京者也元才五人乃光武所封后族東京者也潘岳西京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庾亮又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蓋指呂（高帝后姓）上官（孝昭后姓）霍（孝宣后姓）趙（孝成后姓）丁（孝哀母姓）傅（孝哀后姓）七族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封侯

乃王譚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也

、諺語始

今諺謂臨産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爲太邱長出捕盜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驢販私塩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樂府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蛇

乃南唐王魯爲當塗令日營貲產部人訴主簿貪污
魯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相
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
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龐統傳遠水不救近火乃
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
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㛹房見王建宮詞云太儀
前日㛹房來經紀因唐滕王蔣王好聚斂太宗賜帛
諸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元帝
曲宴賦詩學士朱鞏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宋

張循王以銀鑄成一毬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當代我金逆亮制尖靴極長取於便鞍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謂之沒下稍元新官出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宣和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爲尉性廉令丞皆貪一日宴會令丞皆舞而動手尉止回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贊府皆動手尉再動手百姓何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責王建

曰汝爲節度使不作〈音〉做好事不長進亦出世說新語

今鵾人曰雜種出晉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有身

出漢元帝與王政君一幸有身

郭四箭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强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與兄弟侍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啓窗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顱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載云有言英之

箭者傳信錄又誤以其子興之箭殊不知觀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功何可當是矣蓋子興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且友諒之死兩軍莫知鉄冠道人望氣而後知之語上作文望空以祭陳軍奪氣於時方敗去因移日未知英箭英亦不大居功故人不知也獨忠烈傳中明載

、稱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美惡亦可見也袁盎

日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
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
以貌稱眞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
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儉憲宗稱李絳皆
曰眞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怙勢人稱爲白衣宰相
盧懷愼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本爲丹青宰
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棱宰相李邦彥爲
浪子宰相梁陶弘景曰山中宰相蘇瓌蘇頲贊曰再
世賢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痴宰相宋李沆曰

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筌相
蔡確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眞相李綱爲中興首相王
欽若項有疣曰瘿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
相貫曰媼相梁師成内侍擅寵爲太尉人目之曰隱
相宋慧林道人權寵侔宰相孔顗嘆爲黑衣宰相魏
野亦稱白衣宰相

記里鼓

本朝嘗以記里皷出題試士多有不知爲何物者知
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鉄崖記

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卽以爲制度又無時與人也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又造之（制見三朝志）又有候風地動儀漢張衡造（制見本傳）水運渾儀俯視圖亦衡造蓮花漏水秤天聖中燕肅造（已上三物制見玉海漏刻門）指南車起於周公人所共知然漢張衡後魏郭明善燕肅俱嘗爲之（制見愧郯錄）又開元有燈漏沙漏此則不知何人所造制見何書因記里鼓併諸巧器拈出苟欲爲者可考焉

時文石刻圖書起

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盡崇處州燈明石果溫潤可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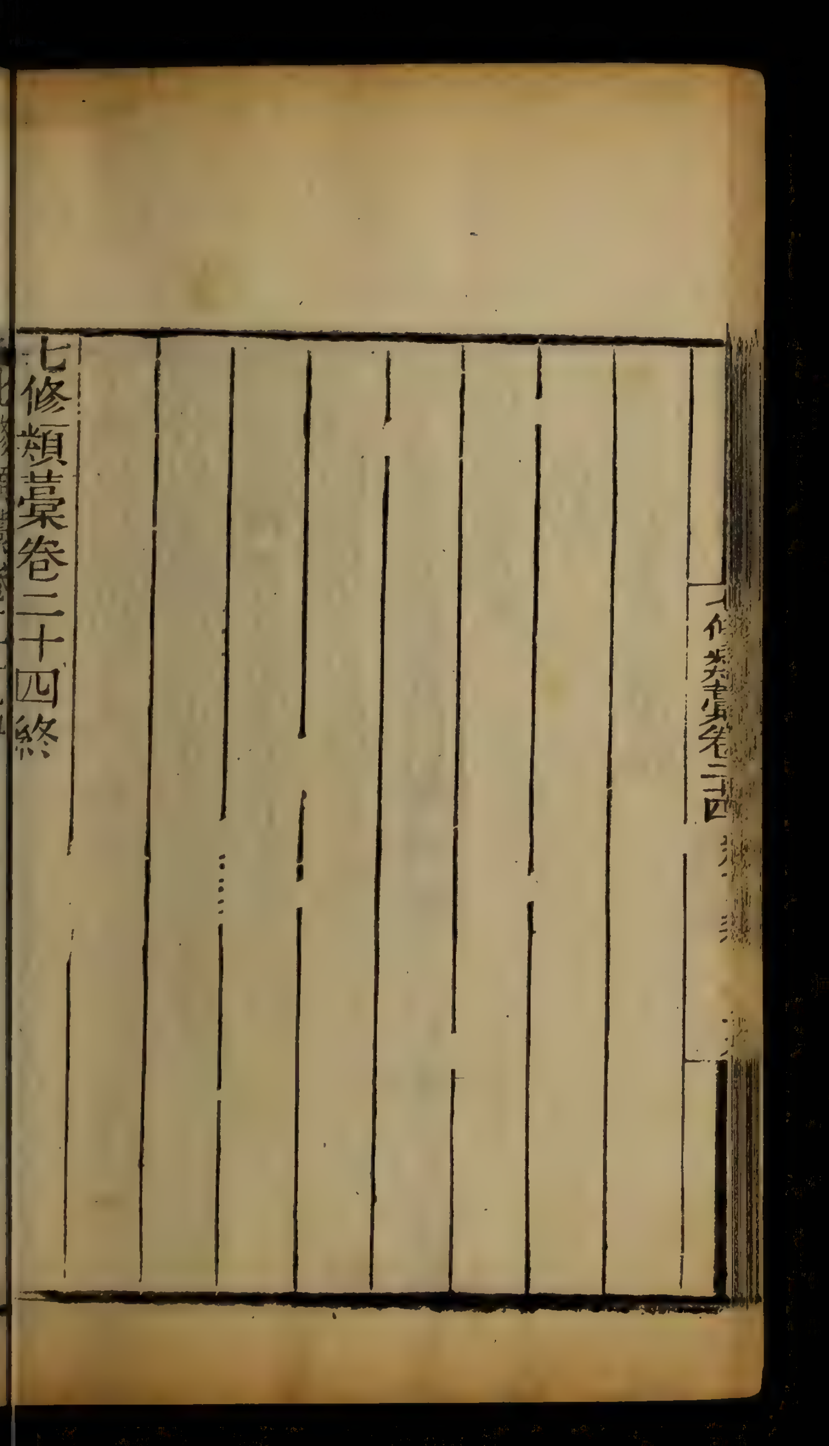
俗言訛

宋時指賊人曰白日鬼見誣謾者亦曰白日鬼（出劉跂暇日記）又三佛齊國來朝貢時跪於殿陛先撒金錢花次眞珠龍腦謂之撒花蓋胡人至重禮也後北兵犯闕索民財與之謂之撒花錢以重禮媚胡耳（出切齋草）今人

不知二事所來以謂空手得錢謂之白入已反以鬼字爲訛以謂如化緣一類謂之撒化錢反以花字爲訛皆以聰明逆之也又木格閣板謂之鬼背兒陸德明禮記釋文註閣庋庋字九毀反毀與鬼音相近音少訛卽爲鬼字也故閣板之鬼背兒當用此庋字乖角不曉事意故韓詩曰親朋頓乖角是也今人反以爲聰明意錯矣

漁鼓

漁鼓起於宋名通同部





七修類藁卷二十四終

# 七修類稾卷二十五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 辯證類

### 面帛糧罌看果紙錢始

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爲起於春秋吳王夫差臨終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爲我以帛冐之此說恐非只是生人不忍見死者之意今包簀謂之糧罌䍃者因夷齊餓死後人恐其魂饑而設五穀之囊故禮記曰重生道也起於商看果乃五代周祖靈前雕香爲之形

色與眞無異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爲之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果錢實起於此也併記之

二疏叔姪

漢二疏受乃廣兄元之子今時所謂叔姪也傳中初亦明白後卽以父子連稱是古人直稱謂子之意殊不知姪本妻兄弟之子女今以兄弟之子爲姪取字林音義呼之唐以後事也韻會辯明矣今人不知其義又見小鑑各書因訛書爲父子遂以爲眞不知受

為廣之從子也

文衡山

蘇人文林弘治間為溫州太守子名徵明嘉靖間翰林待詔皆名士也原籍衡山人故父子皆寫衡山如韓子昌帝意耳今人只以父子何為同號殊不知父自號亥木也

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入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

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於省職者唐韋殷卿陟署名自謂如五朶雲時號郇公五雲體桂史晉岔杇有押字則又非起於唐而晉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荊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寧中柳應辰嘗押字盈丈刻於浯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恠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巳又王侖齋栢有古貫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爲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欹亦因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

而變化機巧則出於其人大抵破眞爲草取其便書若柳之恠王之歪亦異也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者皆以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眞僞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頭苟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云

、七賢過關姓名

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元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闕蹇驢驄馬襍山犉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

一半入夫瀛洲之士講學課國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聞騎驢騾及牛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廣川書跋以謂李白李頎之遜孟浩然綦毋潛裴廸司馬承禎出關訪王維國初夏節又親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說鄭虔李華孟浩然同遊洛南之龍門遇雪而虔圖之夫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書跋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牛之放耶二說雖有虞郤庵孟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裡一人存之

句然自註與記又不同人是殆多非唐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賢也惟晉竹林諸人稱賢耳又考王戎嘗乘小馬騾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驂鹿車後或訛書爲牛也且接䍦烏帽皆晉人所戴唐則巾矣而元曹文貞公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潭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又一證也書以俟博識

李賀玉樓事

李商隱傳賀曰長吉將死忽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若霹靂古文者召長吉長吉不能讀欻下榻叩頭不願往緋衣笑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旁人見之先輩已辨其無此理也然無所據昨見宣室巷志載賀卒毋夢賀曰上帝遷都白瑤宮作凝虛殿命某與文士輩纂樂章今為神仙願毋毋以為念據是必義山特借此一夢神怪其辭駭人耳目以見賀之臨終自異也不然何一事而言之不同耶好徃者因以傳之世不察也且韓吏部終時亦

夢覺語小君曰夢金甲神人持戟瞋目曰睢遂骨梲國世爲韓仇吾欲討之而未能韓答願從遂終使遂義山又一李賀事矣達者必自理會

## 白犬

宋人杜脩巳妻薛氏爲白犬所姦杜知黜妻犬復負去山中生子人形而有白毛後爲盜殺今世謂白犬成精駡人狗種者亦或是歟

## 訛名

馬氏手錄嘗辨揚州道中琉璃王冢乃漢劉厲王冢

也今閩湖州近城鄉村有言妙喜頭者予聞而疑問其土人皆曰然究其所以不知也及問其地乃曰臨溪有廟豈非廟谿者邪仁和七都有橋曰鴨彈予意當時取名必曰壓瀾亦訛之也

志失顧野王

淞江華亭縣亭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林寺是也尚像野王爲伽藍硯池之水旱淸中緑晚則黑亦奇也野王所栽剔牙松死方廿年根尚存梁碑少剝趙子昂碑記異事甚詳惜南畿志止於古蹟中

載顧亭林云有公祠池松碑石皆不錄出人物內又
欠收野王名字真缺典也

、佛考

人知佛法之入中國始於漢明遣人迎迦葉摩騰竺
法蘭二僧并帶來四十二章經也傳燈錄載釋迦生
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此固可疑爲虛然周書紀異亦
云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金履祥因之脩入通鑑前
編但似差歲月耳及讀列子有西極化人來穆王事
之於中天之臺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異而囚

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據此正接昭王禦寇又非喻言也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師古曰今之佛像也是知佛入中國周秦前漢已有彼時但以爲異後漢盛之而崇其道至晉唐又譯其語以爲文大起浮屠寺羽翼其教矣至於釋迦生日以今四月八日亦非也葢周正建子今夏正當爲二月八日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及泰誓武成之文夷齊虞芮仲連曹

操之事實探曲證彷彿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雖蘇張口舌人莫適從愚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執此則諸公論說可以盡廢嗚呼紛紛千古考索無人辔橫吾前迷而不見惜哉

劉太保妄對

元世祖一日問劉太保秉忠曰朕家天下當復誰繼劉曰西方之人世祖以八思麻西人有佐命功遂尊

爲帝師使天下極其崇奉死葬王禮朝復立一人葢欲陰損西人之福故元之有帝師重佛氏此也予嘗聞見此說最爲可笑歷數天命豈容以一人而葢一方之人耶殊不知自北京視鳳陽鳳陽正在西也非我太祖爲西方之人耶及後紅頭蟲之對固應元末之紅巾然朱姓又非紅之色耶惜秉忠不知大義不能如李淳風之對太宗曰天命人豈能違不足計耳世祖嘗曰秉忠占事之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不知西人是耶否耶抑世祖尊而能消耶武天定數莫尋

而除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一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此殿覺問宰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必立夷狄於殿下稱藩耳上命紀之馬遂立碑志以宋殿元是寺基殊不知宋宮原是錢王宮殿但展而大之夢僧取殿者正後爲五寺之基見天地類番僧楊璉眞伽主其地是其驗也德佑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爲寺逆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賈母、

賈似道之母諸家小說言之不一或云逃婢夜宿賈門收而姦生似道或云賈涉在鳳戶遇浣衣婦人挑而從之因別買於其夫或云涉爲萬安丞時與㜸婢通生似道至言嫡不容其母賣爲石匠之妻諸書所同也然其形容惡賴甚爲慚惶予意其母爲人家之婢必然惡賴之事因似道而故加之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不然何其紛紛耶

韻府多缺

韻府羣玉乃元陰勁絃父子所纂收事甚少若太平廣記所載奇怪隱僻者多未錄也故姚江村爲序故用紅羅梅屋與重光子過角花月一字之響登太清樓而問長眉諸人扣銅刻拂文璧之談之二事以見羣玉未收暗以譏之吾杭先輩徐延之曾欲補之以爲非十卷不可昨見續編乃青田包瑜所緝已四十卷矣然於二事亦未收則知遺者尚多也且於羣玉重出并無謂者幾半矣凡例猶曰若人常讀之書常談之事則畧之誠可笑也嗚呼陰氏纂之垂三十年

而包氏幾四十年不能使爲全書是纂者之非人耶抑造物者固不欲耶雖然著書多而有志年少者補之特易

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異聞錄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弟韋生紫叱撥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長鬚者賦曰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顧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夭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務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

好諫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燿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鬃意已忘於一鬉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長髯又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者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倘存猶希進也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銷華廐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

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文苑作陳標人因詩賦之美知其事而不知其出處也予意異聞錄乃唐陳翰所編古樂府中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註又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西烏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逞已才以賦之不然長髯紫衣恠誕幽顯之說何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也異聞錄且無木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也予特錄其全詩并辯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鎬較呼

盧而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爲笑柄

多辯

菽園雜記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某給事忌之劾以激厲風俗之勵不從力問罪法司吏亦不能明風厲勉勵古字皆不從力又後有兵科給事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詰之明日吏不平執韻書以進給事赧顏遣之葢識俗字不識古字也尋以奏本朝廷自用洪武正韻之字又何必古耶俗耶陸公可謂多辯

夷堅論地獄

世間果報之事此善善惡惡天道好還者也若夷堅志言陰獄果報最多難以盡辯且如許顏一條論之輕故細類之獄既曰佛經傳記之所無故立此名可信之乎許顏誤笞一卒罰二十劫以掌陰獄彭汝礪剛介廉直但性刻而罰五百劫而爲判官使故殺一人一家謀反弑逆者不知又爲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溫輩尙在第十七獄則自古及今不忠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衆亦難於容乎且聞爲閻王則得

以治人之罪而有祿位矣志曰但免受罪與鬼神均受飢苦然則何謂生而正直者死爲閻王乎又江湖紀聞云謝枋得爲閻王遇故人林淮甚慼林曰君何苦謝曰爲鬼官可乎若是則閻王亦不必爲矣眞可發一笑吾先子嘗赴箕仙有鄉友問曰君仙乎鬼乎先子曰還是鬼問有地獄否逌書無也此又可謂眞證無地獄

春畫淫具

漢成帝畫紂踞妲己而坐爲長夜之樂於屏春畫殆

始於此也後世以紂為春畫悞矣胡元娼夫詹俊子為淫亂之物實淫具也時稱紂作奇巧以樂婦人奇巧翫器也葢以紂為不道以淫惡歸之耳夫二事非人所為錄出示人欲知惡有所歸否則皆謂紂為之也此人所以不可為惡也

原棊及蘇王

棊有三焉圍棋博物志雖曰始於堯之授子而皮日休原奕則辯明始於戰國無疑象棊雖見於太平御覽為周武王所創然其名曰象戲其字又有日月星

戲之名非今之象棊明矣幽怪錄載唐岑順于陝州夜見車馬步卒之移掘地得古塚有金象局并子或者始於此乎故唐以後方顯又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下燕則鬬象棊是以象爲棊勢而分陣鬬則象棊之名亦或始於戰國之末乎彈棊始於劉向因漢成帝惡蹴鞠之勞作以獻之其制義則備於柳子厚序棊今不傳矣所傳者前之二種然一藝之事皆有妙存於間以爲易耶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爲難耶往往小人精絕故荆公東坡性非不敏荆公棊將敗則隨

手談之出遯齋閑覽東坡自云余素不解碁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皆闔戶無人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欣然欲學終不能也王之詩曰莫將戲事擾眞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蘇之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余以此皆不得其妙不能不爲是言耶如窮其趣者則有虎穴得子人皆驚靜算江山千里近之辭矣然又當知王乃圍碁故有黑白之稱蘇乃象碁故遠聞其聲耳

犂明

徐廣曰犂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犂明者將明時也呂靜曰犂結也程大昌曰諸犂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卽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予以惟程說最是但黎犂字考之韻會等書古不通用惟黎黧通用蔾犂耕也用器也恐此犂字誤刻

五稱呼

近之稱呼各有所始予以所知者記之親家者五代

李愚代馮道爲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誚劉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昫葢道之親家也阿奢奢集韻[illegible]作爹也唐世稱乳媼之夫曰阿奢竇懷貞娶韋后乳媼王氏每有奏自稱皇后阿奢足下者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爲屐着之每視屐悲曰足下足下之名方始下走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將歸延陵之皐是也稱妻曰賤累漢書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謂妻子家屬

陶詩眞僞

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入以爲江淹者韓子蒼辯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子以爲此句固不類而前說種苗後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雜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問來使一篇東淵以爲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殊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者自能辯之

孟文三變

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韓子曰牛羊遂而已矣

王臨川曰牛羊薔而已矣文雖三出義一而已豈孟不及於韓王亦如風草之喻也哉甫壯自隹

古語有本

諸葛孔明有曰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孫思邈有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淮南子主術訓曰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是知二賢之言皆有所本

兩參寥辯才

宋有杭州僧參寥唐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唐有藏蘭亭僧辯才宋亦有高僧辯才隱天竺見淮海集

## 泰山沒字碑

泰山有沒字碑秦始皇所建今曰不表又曰碑套俗曰神主石寻意謂石表者以理裁之而已謂碑套者理或然也按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琅琊臺登之罘及東觀碣石東上會稽

皆刻石頌德載之史記未嘗有無文之碑也衍極集古錄皆云六處七碑獨此泰山正封禪望祭之地復立無字石耶史傳封禪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此非其石函乎況金泥其文玉爲之檢可無石套之理乎今史載封禪而無文可知矣且始皇立石頌德邀名後世安知不如晉人一樹於山一沉於水殆恐磨滅而復爲一套之理乎非封禪文之套則頌德碑之套無疑且思倦遊錄載唐諸陵無碑獨乾陵西南隅有無字碑然獨乾陵欲表識之耶殆恐亦碑套耳今益都楊太守應

奎親見某寺移一無字古碑不意中復有隸文之石外乃套耳然後知碑爲隋時所刻是古人真有石套事矣惜近時仕宦題詩云莫恠無題字秦王不好書可笑

宋江原數

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齊魏官軍莫抗而侯蒙舉討方臘周公謹載其名賛於癸辛雜志羅貫中演爲小說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揚子濟寧之地皆爲立廟據是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

異於他賊也但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爲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爲赤髮鬼一直撞爲雙鎗將以至淫辭詭行飾詐眩巧聳動人之耳目是雖足以溺人而傳久失其實也多矣今特書其當時之名三十六於左

宋江　晁蓋　吳用　盧俊義　關勝

史進　柴進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劉唐　張青　燕青　孫立　張順

張橫　呼延綽　李俊　花榮　秦明

李逵雷橫戴宗索超楊志

楊雄董平解珍解寶朱仝

穆橫石秀徐寧李英花和尚

武松

四李杜三蘇李

李固杜喬（漢桓帝時人）李雲杜衆（上同）李膺杜密（上同）李白杜甫（唐玄宗時人）蘇武李陵（漢武帝時人）蘇味道李嶠（唐睿宗時人）蘇頲李義（唐玄宗時人）是皆同時共稱其名者人或知一而不知其二也

換淮西碑事不同

韓文公平淮西碑當時謂事不實命斵去之敕段文昌別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及新史吳元濟傳皆謂李愬妻唐安公主女也碑辭多歸裴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居第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訴碑不實遂斵去別撰而李商隱讀韓碑詩亦有讒之天子言其私之句然而羅隱有說石孝忠推碑殺吏之事甚悉丁用晦芝田錄又曰元和中有還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

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勅段文昌別撰與羅說同余謂推碑之事顯而訴碑之事幽何國史等乃遺其顯明而錄其幽隱不可知者耶况殺吏以致帝問且賜孝忠烈士號當時豈有不知無乃執筆者謂婦言爲私而卒論近公故顛倒去取以爲韓公諱耶

、屠蘇酒

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广字頭故魏張揖作廣雅釋庵以此廜蘇二字今以爲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

特書此二字於巳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之者又因思遡庵出辟疫之藥遂曰屠絶鬼氣蘇醒人魂尤可笑也其藥予嘗記三因方上有之今曰酒名者思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酒之故耳藥用大黄配以椒桂似卽崔寔月令所載元日進椒酒意也故屠蘇酒亦從少至長而飲之用大黄者予聞山東一家五百餘口數百年無傷寒疫症每歲三伏日取葶藶一束陰乾遇冬至日爲末元旦五更蜜調人各一匙以飲酒亦從少起據葶藶亦大黄意也孫公必有神見

今錄方於左

大黃　桔梗　白朮　肉桂各一兩八錢

烏頭六錢　菝葜一兩二錢

右剉爲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戸中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藍尾酒

藍尾二字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及燕語等言以解二字俱無下落雖得後飲之意祇爲末座飲之在後

也自叉曰唐人亦不能曉殊不知不識其事當求其字藍㶂也說文云㶂滓湼也滓湼者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脚如盡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則少蘊所謂酒巡匝末俱通矣

七修類藁卷二十五終

